晉綏日報

民國廿九年九月十八日創刊　地址：興縣西山
第一八七一號
報價每份農幣百元
訂報地址：各郵局

出版廣告

毛主席在晉綏幹部會議上的講話（單行本）每冊定價……三〇〇元

領袖像　朱總司令（石印）每張定價……三〇〇〇元
賀司令員（石印）……三〇〇〇元

發售處：新華書店：興縣、嵐縣、五寨、朔縣、離石、臨縣、磧口、交城、隰縣、新絳、代縣、岢嵐、柳林。各縣郵局：保德、河曲、神府、神木、方山、陽曲、靜樂。

鳴謝

近蒙實驗學校由農場抽出生產麥二千斤，該校教員談賽廉、醫生顧衆康二同志合捐節約日用品費本幣十八萬元，和代縣義發工人及民捐濟神府災民本幣一千一百五十八萬八千九百六十元，此種友愛精神，實令人欽佩感激，謹代表我受救災民登報致謝。

分區專員公署六月二十三日

自己創開減輕民負是光榮
軍工屬婦女上地勞動
向臨縣城莊三家軍工屬學習

（臨縣訊）五區城莊村三家軍工屬婦女，積極參加生產，減輕羣衆的負担。某部運輸員薛顯林的母親，領導全家積極生產，現在家中四口人，除春天分到的三斗六升果實糧外，其餘口糧、種籽都是靠賣牛工解決的，夏鋤中她叫十三歲的女子和村裏的小孩去放牛，自己和兒媳每天一吃完早飯就上地鋤草，現已鋤出十六畝。該村中隊長張天明被選爲區民兵副大隊長後，他母親（五十八歲）叫兒媳和姪媳變工鋤草，她在家中除照料兩個吃奶的小孩及做飯外，每天還要紡二兩五錢綫子，兩個媳婦在十天內鋤出三十六畝秋田，沒要村中幫助。曹計金調平川工作後，他母親和女人都是好勞動，水糞全是自己担送。並幫助五十八歲的父親打土塊、點籽，現在也參加了夏鋤。（劉錦玉）

朔縣背西河底村
婦女上地拔草鋤苗
騰出四十一個男勞力搞副業賺口糧

（新華社綏蒙電）朔縣三家店區背西河底村，男人出去打閒口狼，女人在家鋤地。該村在土改前，沒有一個婦女上地勞動，現在農會主任劉顯林的女人帶頭影響下，全村一百四十七個婦女，除沒有勞力的三個老太婆及八歲以下的二十六個女娃娃外，其餘一百一十八個婦女，全部上地拔草鋤苗，十天內，鋤過八百二十六畝，佔全村耕地面積五分之二。使全村插出四十一個男勞動力，換行賣白土、熬鹼、賣鹽、跑運輸等副業生產。半月內，共賺回糧食十五石四斗，可解決丁一百五十七口人半個月的口糧。劉嵩家中三口人，他出外換鹼十二天，淨賺糧食一石；他女人和母親，每天上地開苗鋤草，現已鋤過二十一畝穀子，他回來看見地已鋤過，馬上又販鹼去了。史亮章去靜樂賣鹼走了十天，趕他回來時，他女人已把能鋤的十畝穀子全部鋤過。劉顯林的老婆說：「我那幾年連一畝地也沒有，今年給分到十八畝好地，我每天天不明就上地務營苗子，除我男人當幹部領帶的鋤了三、四畝外，全是我自己鋤過的。」劉安國的母親已八十歲，還鋤過蘿蔔苗四畝。背萬銀老漢的女人，今年七十二歲，每天和他老漢上地鋤田，十天內，鋤過三十多畝穀子。最近農會決定要趕快鋤二遍，因爲土好，莜和苗子一起出來，鋤得遲了要減少產量。（農民通訊員張巽）

我軍某部幫群衆治病

（本報訊）平魯閻估區長則村一帶羣衆，在閻匪血腥的搶掠下，陷於飢餓困境，個個面黃肌瘦，生病害瘡的到處都是。我軍進入該區，目睹羣衆疾病痛苦。即派治療隊給羣衆醫治，單在長則村、圪塔頭等三村，就給治過三十多個病人，已治好了十餘人，羣衆甚爲感激。（楊富斌、張之）

為尋找戰機更大量殲敵
我軍主動撤離開封

（新華社開封前綫六月二十七日電）（遲到）人民解放軍於六月二十六日主動撤離開封。解放軍前綫司令部政治部於撤離開封前，曾發佈告開封各界人士的文告，感謝熱烈支援解放軍作戰及協同解放軍恢復市內秩序的開封人民，慰問在敵人轟炸、焚掠下被難的同胞，並說明中國人民革命戰爭最後勝利已爲期不遠，此次撤離是爲了便於尋找戰機，更大量地殲滅敵人，以便最後解放開封。

按：中共毛澤東主席在去年十二月報告中所提出的人民解放軍軍事原則之一，即爲以殲滅敵有生力量爲作戰主要目標，保守或奪取城市，是殲滅敵人有生力量的結果，往往須要反覆多次才能最後的保守或奪取之。解放軍過去對於解放洛陽、運城等大城市，均曾於第一次解放後迅即主動撤離，而不久即再度佔領。

寧武東馬坊等村
變工支前不誤生產

（寧武訊）六月中旬，四區東馬坊、圪墚、謝家坪等七村農民，接到區政府動員運糧運炭任務後，立即組織變工，進行運還工作，使生產支前兩不耽悞。東馬坊農民宗壽山、宗計戍、張滿棟三人變工，由張滿棟趕上毛驢去送炭，家中的生產由宗壽山等二人幫助。宗只存、宗存貴、宗二奇三人變工，由宗只存、宗存貴二人趕上牲口從寨上往回馱炭，馱回來再由宗二奇給送。律達店孫潤潤等是每孫八海盤發吃川，搶趕毛驢支前。上官莊、下官莊村則是以好毛驢去送炭，留下勞力幫助出軍勤人家的老小生產。圪墚村代表張銀富除帶頭運公糧外，並和羣衆一起研究出解決草料困難的辦法：一次去二十匹牲口，其中四匹馱炭，下餘草料喂還二十頭牲口。從十一日起，至二十六日的半個月內，即勝利完成任務。民工所得運炭中，除炭價盤費外，淨餘本幣四千八百萬元，解決了羣衆的一部份口糧及夏衣問題。（王慶雲）

×××

為迅速解放全江淮人民
華東江淮軍區成立

（新華社華東電）與南京僅有一江之隔的華東江淮軍區，已於上月二十九日正式宣佈成立。華東人民解放軍司令部爲加強兩地對敵鬥爭，迅速解放全江淮人民，特令淮南、淮北兩軍分區合併組成江淮軍區；並任命陳慶先爲司令員，曹荻秋爲政治委員，饒子健、梁從學爲副司令員，劉光池爲政治部主任，趙匯川爲參謀長，張力雄爲政治部副主任。江淮軍區轄有運河以西、隴海路以南、長江以北之安徽省一部、江蘇省一部，亦即在抗日戰爭時期新四軍二師、四師、七師所活動的淮南路東路西全部、淮北路東全部及皖江地區之一部。全區面積九萬餘方公里，人口一千萬。該解放區原爲新四軍在抗日戰爭中所艱苦創建，無數民族英雄曾在此流血流汗，留下許多可歌可泣的豐功偉績。新四軍四師師長彭雪楓將軍即於一九四四年爲援救中原抗日戰局，奮戰永城，而光榮殉國。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後，中共中央爲求全國和平團結，實行讓步，令新四軍撤出皖江地區。一九四六年全面內戰爆發，在蔣軍瘋狂進攻下，江淮地區曾一時全陷敵手，人民橫遭蔣軍大量殺戮、逮捕。然爲時不及半年，即一九四六年年底，陳慶先曹荻秋兩將軍所部解放軍一部，即先後由饒子健、楊效椽兩將軍率領，分路挺進淮北、淮南地區，經半年苦戰，粉碎蔣軍「清剿」、「圍剿」、「追剿」等計劃，初步開闢了淮北津浦路東地區。一九四七年二月，楊效椽將軍又挺進淮南津浦路東，歷盡艱苦，開闢了淮南天（長）、高（郵）地區。今年二月底，陳、曹兩將軍又親率華東野戰軍一部進入淮南。茲江淮軍區成立時，我軍已收復廣大地區，解放人民三百餘萬，建立了二十個縣政權，並正逐步進入恢復的新階段。

（又訊）江淮軍區之江淮日報已於本月十日創刊，該報爲鉛印四開版。又新華社江淮分社及所屬淮南路東、淮南、前綫等三個支社亦已開始發稿。

西北蔣管區人民
熱烈歡迎解放軍

（新華社西北電）西北人民解放軍向涇渭流域胡宗南腹心地區進軍時，許多地方出現了羣衆熱烈歡迎我軍的動人場面。我軍到達寶雞以東的虢鎮車站時，月台上已擠滿了人，爭看我軍。在鐵路上有些教員學生和職員絡繹不斷地走來走去，頻頻向我軍點頭招呼，戰士們興奮地高喊「我們保護老百姓」，「保護教員學生」，「保護工商業」等口號。一位教員興奮的揮着禮帽邊走邊喊：「我看見天日了！歡迎武裝同志們勝利，解放軍天長地久，天長地久呀！」在此前一兩天，虢鎮人民就在盼着解放軍了，有一個小販從解放了的鳳翔到了虢鎮，向人們宣傳說：「解放軍進了鳳翔，雞狗都不驚，也不進老百姓的門，進城第二天城裏老百姓就滿街遊逛，像趕會一樣熱鬧。」這個小販，在虢鎮被十幾家商店和有錢人請去吃酒吃飯，爲的是向他打聽解放軍來了的情形。

我軍到達蔡家坡車站（虢鎮東）後，工人或學生們一遇到我軍幹部或戰士，就包圍起來要求給他們講話。同時有很多工人自動組織起糾察隊和招待組，在鐵路上歡迎我軍，許多羣衆和解放軍戰士一呼一應地喊着口號：「解放軍萬歲！」「老百姓萬歲！」「中國是老百姓的，不是蔣介石的！」沿路擺滿了茶水，許多商販更把紙烟食品往戰士口袋裏塞，但均被婉轉謝絕。

隴海西段某地羣衆，在我軍完成阻擊任務撤離該地時，發現麥地有我軍兩個傷員，立即延醫治療，傷好後送了乾糧上便衣，使兩個傷員歸隊。另一傷員受重傷，被一位老鄉接回家去休養。不久蔣軍到來，發現血衣，即指爲解放軍，但老漢堅稱是他自己的兒子，因此他被打傷了，其他老百姓也替他作證明，終被隣過。

× × ×

冀東北寧路南地區
三千五百餘人參軍

（新華社冀東一日電）冀東北寧路南各地於本月中旬掀起羣衆性參軍熱潮，樂亭、灤南（新設縣，在灤縣以南）兩縣十數天中報名參軍者即達三千五百餘人。樂亭賈謝村有一百三十人同時報名，大店村有二十一個民兵集體入伍。蔣家營的滿蔣氏在歡送新戰士大會上說：「我兒子被「伙會」反動地主殺害了，這回我兒子和二弟也參軍，替大兄弟報仇！」在樂亭八區的參軍大會上，九百名新戰士並舉行了宣誓，要英勇頑強的殲滅敵人，爲解放蔣管區受飢餓、被迫害的同胞而戰。

臨縣桐村合作社 是怎樣組織婦女紡織的

苗樹奎

臨縣縣政府及工商局於四月二十五日召開全縣合作社經理主任會議（詳情見五月二十日本報），會上討論到如何貫徹「組織群眾生產運銷」的業務方針，大家認爲桐村合作社是發展合作事業的好榜樣。合作社不開支，職員不賺錢，幫助群眾商量下辦什麼，自四四年成立以來到現在，幫助群眾發展紡織，及解決農業生產中的困難，獲得廣大群眾的擁護。茲將該社成立及其發展情況與經驗介紹如下。——編者

一　婦女們要求紡織

桐村是臨縣上大川一個較大的村莊，人多勞力弱，地少不夠種，群眾要求發展副業。四四年開始發展紡織時，村裏只有三個婦女會紡織：農民郝如幹的女人，會紡會織是個全把式，但保守技術，不教給別人；郝存金的母親會紡不會織；郝有方的女人會紡，學過快機織布，沒人學會。到夏天換季時，婦女們穿的爛，又不能按時換，看到郝如幹家女人穿的新條條布衫子，男人穿的淨白衫子，都很羨慕，提出要求製車子學紡織，但都沒有木料，後來在一次群眾會上，通過了川廟上的木料製紡車的意見，當場婦女們自報要下七十四架紡車、十架土機，並推選工會秘書郝培福找木匠，論要紡車、土機，誰家管飯川工資。紡車製下後，有些貧苦婦女沒有棉花，不能紡，有些貧苦婦女開始學技術差，有損失，賺錢少，貧農張占海家女人，紡一斤綫子，只換下一斤多一點棉花，白貼上功夫，連飯也顧不上做，男人罵的說：「那頂事，軋花、撿錢還能過日子嗎？」這樣很多紡車都停了。

成立合作社

有些婦女向郝培福提出解決棉花的困難，郝培福和其他村幹部就商量下成立合作社，計劃拿合作社名義從城裏貿易局（按：即現在的工商局，下同）往回賒棉花，解決貧苦婦女的紡織底墊。這個意見得到很多群眾同意，當下有二十四戶入股一千八百元本幣，選出郝培福、郝爲平、郝文華負責辦合作社。集起股金來已經到十二月下旬快過年了，他們看到股金太少，也沒有經驗，臨年臨月，不敢賒，又不知貿易局賒不賒給棉花，就只賒了些鹽、洋火、煙等雜貨，倒換了一個正月，每元本幣分下四毛紅利，社員們都很高興，又把紅利入了股。他們看到辦雜貨賺錢容易，就產生了營利思想，把關紡織的計劃放鬆了。

第二年（四五年）二月下旬，郝培福參加了臨縣貿易局召開的合作社經理會議，會上強調提出：合作社的任務是紡織。第一，貿易局賒出棉花幫助發展紡織。這一下提醒了郝培福，就趕緊搞話給郝文華，叫到城裏來賒棉花。經過縣上幹部的介紹，就在一區合作社賒下二十斤棉花、十五斤鹽、兩打毛巾，說的是半個月還錢。回去把棉花散給二十四戶貧苦婦女，多的一斤，少的半斤。爲了好領導掌握，婦幹郝俊林提出成立婦女紡織小組，參加的有六十多人，編了十二組，每組選出組長，選的都是會紡織、不抖架子肯教人、正派勤儉的婦女。第一批二十斤棉花，到半個月頭上，有的紡出綫子換棉花，搗換了兩回，賺了錢；有的剛夠本錢，都按期還了錢。第二次又在貿易局賒回二十五斤棉花，散給三十多個婦女，說下二十天繳錢。每隔十天半月，郝培福把婦女們紡下的綫子集中起來，親自背上到集上賣，每次大家給他四十元本幣（能買四個餅或斤半鹽）的路費。這樣賒棉花推銷綫子，一回頂一回，合作社不用開支，群眾不用抵墊資本就能賺到利，解決了很多困難。

解決紡織技術

開始紡織技術很困難，婦女們學的很吃力，郝如幹家女人又不願教大家技術，上門去問她，有時她還擺態度，影響婦女紡織情緒。郝培福看見這是個大問題，就和婦女們開會討論，有六個婦女願意請郝如幹家女人當指導員教一個月，開始人家還不願意，說誤不起功夫，她們六人就商量管飯，她有事情叫誰，誰去幫助，郝培福又給她買了一條好洋綫子毛巾，並進行了說服教育，郝如幹家女人才答應給教。

當初距這村二里的劉坪，會辦過紡織訓練班，後來因爲關男女關係搞垮了，郝培福接受了這個經驗，這時，發現還六個學紡織的婦女中，有一個婦女不正派，有了不好的行爲，郝培福就和群眾討論，規定青年人不能隨便到紡訓班去，並叫那個不正派的女人退出去，其餘五個婦女，經過二十八天都學會了土機織布，最好的每天織一丈，最差的也能織四五尺。她們學會以後，合作社幹部就發動她們發揚互助精神，因爲她們以前吃過沒有技術的苦，都願意教別的婦女紡織和修理工具，這樣紡織技術問題逐漸求得了解決。

建立檢查制度

有些初學紡織的，技術不高，紡的綫子太粗，價錢高了賣不了，價錢低了沒利賺，高世六家女人因紡的不好起了火，就不紡了。合作社就把個別太粗賣不了的綫子，收起來存下，召開婦女會，拿郝償喜等女人，紡的好每斤能賺多少錢的具體事例，進行教育，說服停了的繼續紡。另外有些婦女賒了棉花，不按期交花價，後來經過婦女們討論，建立了檢查制度。規定如果半個月交價，就在十天頭上檢查一次，看婦女們紡的怎樣，並告訴婦女還錢的日子。對於一些不勤勞的婦女，就要抓緊些，多去檢查幾趟，一面教育，一面督促她們歸還綫子，這個毛病也慢慢的克服了。

快機織布

四六年縣上開合作社經理會議，提出要發展快機，叫動員婦女到縣上學快機織布技術。郝培福同村幹和群眾商量，有一部分群眾願意學快機，但到縣上受訓誰也不願意去，怕誤工。最後是富農郝恩才的兒媳婦去了。郝培福就發動九戶願意學快機的割了三架快機，郝恩才兒媳婦受訓回來，就發動上門去教，實際上是實行了變工合作的辦法，如輪綫子、攪綫子、挽機子整天誤工，就拿紡織或別的雜活還工，合作社向貿易局給她們買的梭、綜等工具。到十一月初兩個多月中，這幾家都學會了快機，這時縣上又派來兩個女幹部，發動的又鬧起四架快機，連前共七架快機，有十五個婦女學會織。這一年注意了發展快機，對土機就放鬆了。到四七年春天共發展到十一架快機（五月二十日臨縣召開合作社會議消息中，桐柏村快機數目誤爲九架）。

從停頓到恢復

四七年春天，合作社用向貿易局賒棉花推銷綫子的辦法，解決了許多群眾吃穿和春耕的困難，全村婦女紡了一千五百多斤花，賺下四十多石米。下中農郝×玉全家九口人，四架紡車，紡了五十多斤綫子，賺下一石五斗米，一家人吃穿及春耕困難都解決了。到舊曆六月間徵富農稅，向富農郝恩才和中農郝如幹（當時錯劃爲地主）的一架快機，一架土機徵了石四米，全村共徵下兩石多米，這一下全村紡織都停了，接着是進行土地改革，貿易局也不賒給棉花。這樣一直到臘月二十幾，行署建設處派人去了解該村紡織和合作社的情況，才和郝培福研究想辦法恢復，經過縣政府的介紹向貿易局賒下一百斤棉花，過年後，又換回豌豆籽二石、大麥籽一石，又投人在城裏賒買的大麥籽三石，又向貿易局賒的七百斤麻籽（每百斤一斗黑豆，夏收後歸還）。接着就召開群眾會，討論恢復紡織，工作團同志在會上向群眾進行了檢討，說明共產黨的政策，接着進行改訂成份，群眾情緒又提高了。後來合作社又向貿易局買回春麥籽兩石、紅豆籽六斗，連同以上賒回的都貸出去，把全村種籽困難解決了。從今年正月起婦女們又紡織起來了，恢復了八架快機、二架土機、一百五十九輛紡車，紡了五百多斤綫子，織下快機布三十八疋、土機布四疋，共賺本幣二千二百多萬元（主要是陰曆三月份一個多月的成績）。

三十多戶靠紡織翻身

從四四年到現在，全村共有紡車一百七十一輛、紡婦一百七十七人、土機十六架、織婦十七人、快機十一架，會織的二十一人（有幾個男的）。從四五年到現在共織土機布六十九疋、快機布二百八十六疋、紡綫子七千三百九十八斤，共賺米二百二十九石多。合作社除開紡織外，還賣群眾日用的必需品，價錢和在貿易局的買價一樣，每年春天還替群眾解決春耕生產的耕牛、肥料等困難。全村一百一十八戶，有三十多戶貧僱農靠紡織賺利買下地，上昇爲中農。如貧農郝維興四年來紡綫織布除零星花用外，賺下二石六斗多米，交公糧用了一石三斗七，下餘買下二畝好水地、皮襖一件及農具等，上昇爲中農。貧農郝有定四年賺下三石五斗多米，娶過一個兒媳婦，喂下一條牛，上昇爲中農。他說不是紡花，我那地、牛、兒媳婦從那裏來呀！

郝培福辦合作社的經驗

郝培福同志談到他們辦合作社的經驗時說：我們的合作社沒有設立專門合作社的形式，也沒有開支，又不做大生意。資本不以合作社爲主，而是群眾需要辦什麼，臨時集股臨時用，主要是靠賒賬和貿易局幫助。我替群眾賒棉花，賣綫子，守信用，誰下個好名譽，城裏誰也一月二十天的款賒給我，群眾說我是貨架子，什麼東西都能找到。合作社不應該叫群眾做什麼，而是依群眾的實際要求，和群眾商量下什麼，咱就替群眾跑腿辦什麼，前幾年人家說我們的成績大，方針對，我認爲再沒有比我笨的了，不識字又沒闊過生意，我這幾年中，就是替群眾跑了一些腿，有時開開會和大家商量，進行些解釋教育，主要是群眾商量下做什，咱就做什，這樣的事誰也會做。我們有二十多萬元本幣的資本，我覺得就不少了，貿易局就是我們資本的「前鑒」。四五年鬧起紡織以後，我差不多隔十來天往城裏跑一趟，最少也一個月跑兩回，走時女人們叫捎銅針吧、綫吧、煮黑吧，起身不了，回來時多在半夜，往返都要捎貨，到城裏賣綫子有時貿易局不收，要到街上賣，賣了還要買捎的東西，有時到半夜才往回走，自己想：「這是爲了什麼？」回去辭職呀！又估計咱向誰辭呢？全村群眾選的咱。後來群眾開會時，大家說咱誤工，黑天半夜太辛苦，每次趕集讓我開支四十元本幣，有時能買四個餅子或斤半鹽，有時咱不說，群眾就幫助咱做地裏的活，這樣我才認識到群眾是最講良心的，咱甚麼時候受了罪，群眾都看到，今後可要好好闖嘔。

崞縣八區決定 恢復梨菓園辦法

（崞縣訊）八區區政府於六月上旬召開行政村幹部檢查生產會議上，提出恢復荒廢了的梨、蘋菓園辦法。據各村幹部彙報，歷年來，峪里、上莊、陽莊、上社、神樹頭、北莊、顯峰等行政村，荒廢和毀掉的梨、蘋菓園地和菓樹，統計有五百多畝。僅峪里行政村就荒廢了一百多畝、砍掉了九十多畝。大家檢討荒廢原因有：（一）逃亡戶的園地沒有及早適當處理和認眞保護，少數壞人偷的砍伐，小孩子們折樹枝的也不少；（二）部分群眾對目前形勢和黨的政策了解不夠，加上壞分子造謠，對分到的園地沒很好經營；（三）部分老解放區沒勞動力經營。根據這種情況，會上提出恢復菓木園地，開始有些幹部覺得困難多，信心不夠，經縣領導上啓發，說明荒廢了五百畝菓木園，每年即要減少三百石糧食的收入，大家還才一致認識了恢復菓木園的重要，並對於尚可挽救的梨、蘋菓樹，討論出恢復辦法：（一）首先要打通幹部的思想，認眞負責，爲群眾利益着想；（二）召開群眾會、座談會，宣傳獎勵生產和減輕負担的政策，鼓勵各村農民把荒廢了的梨菓樹全部恢復；（三）有困難的貧苦農民具體幫助解決，缺勞力的、短口糧的幫助解決勞力、口糧困難，發動群眾自己設法解決困難，軍、烈屬的菓木園要保證幫助恢復；（四）逃亡戶的園地沒分出去沒人管理的，交代與農會管理作務，秋收後另行分配。在家的地主要監督把荒下的梨菓樹恢復起來，不准再砍壞一株；（五）勸說、教育二流子亦要認眞作務，有困難的也要幫助解決，保證不能再荒壞和砍毀一株菓木樹。（徐建麟）

岢嵐水峪貫炭站 解決了很多群眾的夏鋤口糧困難

（岢嵐訊）工商局水峪貫炭站，從五月一日開始，到二十七日共收下二十五萬斤炭。支出炭價小米三十三石、莜麵三百三十斤、碼子布六十五疋、平山布十六疋、棉花三十七斤、青布一丈九尺六寸、胡油一百零五斤、鹽二百四十斤、鹼六斤、本幣二百六十萬元。參加馱炭的包括三十八個村子（岢嵐十八個、保德二十個），人數二百五十多個，牛驢三百餘頭。水峪貫張猴蹄，馱了四回就賺下一條牛。虎松灣麟來有沒抵墊，炭站先給他預支本錢，弟兄兩個馱炭解決了全家五口人的夏鋤口糧困難。（梁國興）

神木各機關 救濟老弱孤寡的難民

（神木訊）一專署、神木縣、市政府、工商局等駐地機關，爲安置城裏及鄉下逃難來的老弱孤寡等難民，特組織臨時救濟委員會，領導各機關進行這一工作，並由專署、縣府拿出小米七石二斗進行救濟。首先分工到各街巷調查，發現病餓的，當即予以救活。鄉下有家的，即派員護送回家去，安置進行生產。（李向槐、丁存有）

鄭州外圍阻擊戰
我殲增援敵千餘名
鉅野以南擊退敵整五軍兩個旅

（新華社中原一日電）中原解放軍一部在鄭州外圍殲敵千餘名。上月二十日，敵四十七師等部由鄭州增援開封，於鄭州東白沙鎮以西地區爲我擊退，計斃傷敵六百餘名，俘三十餘名。十八日，解放軍在鄭州東南五華里之劉集、韓村兩地殲滅禹縣僞保安團隊，生俘洧川、鄢陵、扶溝等五縣副指揮兼禹縣縣長席鴻勳、大隊長鄭長法以下三百五十名，斃傷八十餘名。以上共繳獲各式機槍二十二挺，長短槍一百五十餘支。又桐柏軍區地方武裝，二十三日在泌陽北二十里之王店附近殲擊東竄之蔣二十師一部，斃俘敵十餘名，繳獲彈藥物資一部。

（新華社冀南一日電）冀魯豫軍區地方武裝一部，六月十九日在距鉅野以南寧邊集、花園、李莊一線阻擊敵整五軍整五師之九六旅，激戰六小時，敵始終未能接近我軍陣地。敵整五軍軍長邱清泉會急調敵第二百旅從六十里外趕來增援；援敵第五九九團、第六〇〇團兩個團，雖在八輛坦克掩護下，數次猛撲衝鋒，亦均被我擊退。戰至黃昏，敵不支回竄。是役我斃敵三百餘名，俘敵十餘名。

豫皖蘇地武進剿土蔣匪
毛固堆一帶殲敵近千

（新華社豫皖蘇一日電）豫皖蘇二分區（轄鹿邑、淮陽、亳縣、太和等八縣）人民地方武裝一部，上月十五日進剿流竄商邱城西三十五里毛固堆一帶之蔣記柘城縣政府保安團及所屬各鄉鎮公所。經三小時戰鬥，殲敵近千。計斃傷敵三百餘名，俘敵營長二名，連長三名及士兵六百餘名。繳輕機槍八挺，湯姆式衝鋒槍三支，擲彈筒一個，長短槍六百餘支。

蔣區各大城市物價續漲
長春十二兩樹葉
要賣二十多萬蔣幣

（新華社陝北卅日電）據各方報導：六月中旬以來，蔣區各大城市物價均繼續狂漲。蔣黨搜括掠奪下的長春，糧食奇缺，物價暴漲，「甚至樹葉價格亦已漲到每磅（十二兩）賣二十餘萬元蔣幣」（合衆社上海十九日電）。饑火燃燒下的長春市民，最近已掀起「若干次反飢餓示威，要求將富人囤積的糧食分配給窮人」（美聯社北平二十八日電引蔣黨天津民國日報消息）。另據蔣區報紙消息：平津各地物價仍在暴漲中，津市棒子麵十六日上漲一倍，每斤已漲至五萬元。十八日晨北平萬壽山牌麵粉每袋已衝破六百萬元，下午更漲到六百六十萬元，比同七日漲一百萬。日當上海米價每担一千萬時，北平大米即已賣到二十萬一斤（即每担二千萬元）。據美聯社報導：二十七日北平美鈔黑市漲到每元蔣幣四百萬元，天津則至少要五百萬元。青島物價上漲亦很驚人，六月三日美鈔爲一百二十萬，十五日即達二百萬。雙龍細布一日值七十萬一疋，十五日即漲到一千一百八十萬元，上漲十六倍之多。至中旬止，半個月內各物均上漲百分之八十以上。閩建的廈門，六月二十三日大米每担已漲到二千一百萬元，福州更漲達二千二百萬元。廣州物價漲得比上海還高。據合衆社上海二十四日報導，廣東國民黨參議會在猛烈抨擊宋子文的惡政時指出：「廣州已代替上海而領導物價上漲」。

蔣區搶米風潮擴展
鎮江合肥爆發搶米騷動

（新華社陝北一日電）蔣區六月份物價漲風中，搶米風潮已擴展到蘇、皖的鎮江及合肥。無錫、武進並發生第二次搶米騷動。據已獲消息，半月以來，米騷動已在七個城市接連發生。據二十六日合衆社消息：鎮江有十餘家米店被搶。十八日美聯社訊：合肥飢民搶米船兩艘，每艘米達三百担，近郊糧米店復被搶米五百餘担。產米區武進縣上月十五日騷動之後，又有「貧民聚衆湧入縣內諸米店」發生。又訊：向稱中國四大米市之一的無錫，於二十九日爆發搶米風潮。據二十六日路透社及美聯社電消息：米騷動係於是日晚當無錫米價暴漲至每担蔣幣二千萬元時發生，「騷動者逐家搶米」，以致所有米店無一倖免」（路透社）。蔣政府當命令武裝警察、憲兵實行血腥鎮壓，貧民二人被射擊重傷，另有六十餘人被捕。迄二十六日晨，無錫所有米店仍緊閉店門，棉花、布疋、棉紗的交易也告停頓。

意罷工運動風起雲湧

（新華社陝北三十日電）各方報導：都靈總罷工剛剛結束，意大利的罷工運動又已風起雲湧。在僱主聯合會拒絕考慮重新締訂工資之後，總工會已下令全國工人於七月二日舉行半天總罷工。日公報說：現在物價高漲，普通生活水平已不能維持，因此決定用行動來要求和僱主進行談判。七月二日是意大利賣國政府預定和美國簽訂關於「馬歇爾計劃」之雙邊協定的前一日，此一協定一旦簽訂，意國人民的生活水平將更形惡化。

在此之前，米蘭工人於六月二十四日舉行半天總罷工，其直接目的爲聲援罷工已達二十餘天的當地摩塔鐵斯果公司的工人，同時也是抗議意政府因執行賣國的反勞工政策的結果，而造成的工業衰落，以致各地解雇工人的事件不斷發生。共產黨米蘭黨部爲此會發出公報，號召工人「反對應對局勢負責的政府政策，這個局勢是那些想使意大利經濟奴屬於馬歇爾計劃的反動資本集團活動的結果」（合衆社）。由於同樣的原因，彼羅與布里西亞省的工人亦於二十四日總罷工一天。全國十二萬食品工人亦於六月二十六日開始罷工，以響應總工會「反對以經濟理由解雇工人」的號召。威尼斯金屬與造船兩業的工人一萬人，爲抗議廠方開除工人，曾於十八日舉行罷工。爬森薩省（在米蘭東南）的四萬農業工人，在新合同談判決裂以後，已於六月二十三日實行罷工。同一天，那不勒斯有數千失業退伍軍人示威。

×××

英國工黨雜誌撰文
盛讚我解放區政績

（新華社陝北一日電）據法新社倫敦二十六日訊：英國工黨雜誌「新政治家與民族」週刊著文稱：「會在華北共產黨地區住過多年的有資格的非共產黨的西方觀察家一致認爲：中國人幾乎是在歷史上第一次被廉潔地治理着；土地改革已使農民得到莫大的利益。」該雜誌於述及人民解放軍「已結實的掌握了滿洲，並已控制了其他地方的三分之一」的勝利時，指出：「美國的金錢與武器，並未能使不願作戰的軍隊變爲打勝仗的軍隊。」

古北口外圍我軍
殲敵六百餘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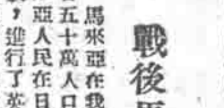
（新華社冀東前線一日電）平古前綫解放軍於十九、二十兩日與石匣小營作戰同時，在古北口外圍殲傷俘蔣十三軍六十三師第二團一部六百七十餘人，繳獲機槍十五挺、步槍五十五支、子彈三萬一千餘發。

馬來亞發生群衆運動
反抗英國壓迫政策

（新華社陝北二十九日電）據塔斯社十九日德里電引印度報紙消息稱：馬來亞發生反抗英國壓迫政策及民族歧視的群衆運動。若干英籍殖民地官員，被操縱的投機商及高利貸者在發動中被擊斃。鬥爭中心在馬來亞北部。德里報紙「政論家」指出：馬來亞政治情形「毫無問題的嚴重」。

此次馬來亞事件的發生，係英國統治當局採取經濟掠奪及反共反民主的迫害政策的反響。抗日戰爭結束以來，馬來亞英當局在經濟上採取了徵收所得稅、凍結工資、低價收買農民米糧、壟斷錫、膠貿易的各種政策。在政治上，英國實施了所謂「馬來亞新政制」；舉行新加坡的非法選舉；禁止今年五一節的集會；並挑撥馬來亞排斥華人，拉攏印人，懷柔巫僑上層份子，勾結聯政府特務份子打擊華僑進步力量等反動措施。以各方消息指出：當馬來亞事件發生之後，英國殖民當局以所謂「共產黨叛亂陰謀」爲藉口，接連採取了各種各樣的鎮壓勳法。不僅如此，英國方面的消息，更捏造中國共產黨參與此次馬來亞事件，其目的顯然爲英國統治當局進一步鎮壓馬來亞各民族爭取解放的運動尋找藉口。六月十日，馬來亞英國當局逮捕了馬來亞共產黨駐吉蘭丹代表馬共民聲報主筆劉一帆，十六日復將民聲報查封。與此同時，當局又解散了馬來亞工會聯合會（按該會係馬來亞民主運動的支柱，去年擁有會員四十五萬，於一九四六年九月加入世界職工聯盟），並拘捕了恰保霹靂工人工會的印籍領袖。十六日，英駐馬來亞高級專員金德宣佈，在柔佛州的三個地區和霹靂州的一個地區戒嚴，及於十七日戒嚴令復被擴大到「馬來聯邦」全境，特別緊急法令授予軍警以所謂「逮捕、拘留、搜查包括可以判處死刑」的權力，及禁止集會，搜查人身及房屋，斷絕水陸交通，沒收建築物與舟車等；二十一日，英國當局更在馬來亞全境發動了大搜捕。美聯社稱，被捕者達三百人以上，計雪蘭峨州逮捕一百一十三人，霹靂州逮捕六十人，柔佛州逮捕五十人，森美蘭州逮捕三十人，檳榔嶼及威士利州逮捕六十人。吉隆坡馬共總部及其若干分部，新民主青年同盟若干辦事處，馬來亞退伍軍人協會及若干工會亦俱被警察搜查。二十三日，所謂「緊急措施」更擴及於新加坡市，該地之新民主青年同盟總部及新加坡職工會亦被搜查，全市並有六人被捕。

塔斯社引電報通訊社消息稱：馬來亞事件發生之後，許多英國工黨議員對此次鎮壓行動甚爲震驚。塔斯社並稱：此次事件足夠證明：不論馬來亞的封建份子，或是任何的右翼民族主義人士，對於那些要求社會及經濟解放、要求擺脫在東南亞擁有大部富源的英國及其他外國壟斷資本奴役而取得真正獨立的人民，是壓制不了的。



戰後馬來亞人民的鬥爭

馬來亞在我國西南部，是英國的殖民地。五百五十萬人口中，華僑佔有二百四十萬人。馬來亞人民在日寇南侵、英軍敗北投降以後，爲了民族的解放，進行了英勇的戰鬥。但在日寇投降後的一個多月，英軍回到了馬來亞，不僅沒有讓馬來亞人民達到自己解放的要求，反以暴力將馬共領導的堅持三年抗日鬥爭的「馬來亞人民抗日軍」強行繳械，逮捕抗日領袖，宣佈恢復戰前一切反動法令。馬來亞當局所採取的無條件禁用日本軍用票、低價收買樹膠、統制貿易三大政策，造成了商業倒閉、及失業貧窮破產。

馬來亞人民紛起爲工作、麵包、民主權利而鬥爭。一九四五年十月，新加坡首先爆發一萬一千餘人的大罷工，接着罷工、罷市與示威運動席捲中部、北部。一九四六年正月，當局逮捕了馬來亞人民抗日軍主席王紹光，無理搜查仙奈總工會會址，槍殺集會群衆，更激起了新加坡十九萬人的抗議大罷工和馬來亞百分之九十五的商店罷工。同年三月，又發生抗議民抗軍領袖宋光被捕事件的五十萬人的罷工。

爲了緩和馬來亞人民的反抗，英帝於一九四六底公佈了所謂「馬來亞聯邦計劃」，企圖用欺騙的辦法繼續其在馬來亞的奴役統治。以馬共領導的民主陣線爲主體，擁有四十四萬會員的汎馬來亞政團聯合行動委員會，會聯合各民族各階層人士，予以不斷的反對，並起草了「人民憲章」。

馬共領袖之一的伍云旺（譯音）去年三月在倫敦召開的英帝國各屬領共產黨代表會上指出：馬共的力量已增長了五倍。馬來亞人民將繼續爲民主自由與和平而鬥爭，不達目的決不罷休。

消息報評日本政局
日政府危機迫在眉睫

（新華社陝北一日電）據塔斯社二十五日訊：消息報分析家於評論日本政局時指出：日本政局情況現已如此緊張，以致日本報紙正在預言蘆田內閣行將垮台。迫在眉睫的政府危機的基本原因，便是美國反動集團不滿蘆田政府能鎮壓那威脅他們（指美國反動集團）長遠計謀之主要障礙的民主運動。美國佔領當局最近對日本國內政治鬥爭之加強干涉，以及逮捕民主運動的最積極份子，都不是偶然的。美國當局正鼓勵成立日本反動派的聯合陣線，而所謂「自由民主黨」（按「自由民主黨」係於本年三月十五日成立，由幣原喜重郎派的民主黨和吉田茂的自由黨合併而組成的所謂「新保守黨」。該黨黨魁現爲吉田茂，幣原任名譽顧問），則正化爲戰後時期日本反動派的匯集中心。日本目前的政治情況，顯示美國佔領當局正與日本反動派共同準備對民主運動發起另一進攻。但民主運動在日本軍國主義敗北之後，業已那樣堅固的生了根，以致無論日本反動派或美國反動派，均不可能倒轉日本的歷史車輪，加之，這是與力覺太平洋地區和平與安全的一切國家的切身利益相抵觸的，所以就更不可能了。

熱愛士兵

——朱總司令的故事——

有次度「掃蕩」中，總部夜晚轉移，天還不明，敵人就向我們的行進方向打開炮了，打的很厲害，一直打到太陽出來，可是，敵人卻沒有趕上來，我們前面的部隊也在英勇的打。總部的人員，到了一個村莊，吃完早飯，正準備出發，十幾個老鄉從前線擡下來幾個傷員，跟着担架的同志，讓老鄉弄了一些飯湯喂他們。朱總司令從身旁走過來，看到喂的不得法，傷員很難受，他看了看，是飯太燒，傷員吃不下。他喊警衛員拿了兩三個碗，來回倒了幾次，又用杓子攪涼了，他親自下手，像喂孩子似的，抱着一個傷員的身子，一杓一杓的喂，直到喂完他才走。走後，那個傷員才知道，剛才喂他的那個人，就是朱總司令，立時感動得流出了眼淚。

信與人

李樸

這是在陝甘寧保衛戰的時候。

（一）

「團總支委員會同志們：
為着保衛人民保衛黨中央，
保衛毛主席和朱總司令，
消滅封建地主及蔣賊進犯軍，
我誓以流鮮血拚性命的決心，
來完成黨所給我的任務！

「我請求黨審查我的行動：
我是否具備了這種決心了
是否在戰鬥中表示我有最高的黨性了
是否夠人民的黨中央的
毛主席和朱總司令的
一個可靠的警衛員和最好的戰士了

「如果我能做到這些，
即便是在戰鬥中流血犧牲了，
我也是愉快的；
請在我的墓上寫上我的名字，
同時把我的家信轉給我的母親，
我是河北饒陽徐張保村人。」

（二）

「媽媽——
你別難受，
你應當感到光榮，
因為你有這樣一個對人民忠實的兒子。

「媽媽——
大哥、二哥、三哥都參加了革命，
你是革命的母親，
到處有你的兒子

「告訴哥哥們——
他們的弟弟為人民光榮犧牲了，
希望他們繼續努力！

祝媽媽
健康

兒 柏齡
一九四七年三月三十一日夜於子長」

（三）

寫信的這個人——
拿着槍，已經戰鬥了十年。
當鬼子在實行第四次「強化治安」，
在那些艱危的日子裏，
他曾一槍不發俘虜了二十多個敵人，
用機智和勇敢拿下了一個據點。

寫信的這個人——
兩年前隨同部隊下山，
醇樸的人民是到處在把他尊敬，
他們的心裏帶着感激，
手裏提着雞蛋。

寫信的這個人——
在西北疲憊的行軍途上
把馬讓戰士騎着，
他自己走着，揹着戰士的槍。

寫信的這個人——
把好的窯洞分給戰士住，
自己卻住在牛圈裏，
他說：「一切為着戰士着想，
戰士們才是最辛苦的。」

他說：
三交鎮戰鬥——他伏在戰壕裏
同戰士一同射擊、衝鋒……
他的勇敢給全營戰士以鼓舞，
他的勇敢帶來了殲滅千餘敵人的大勝利。

他還說：
「黨培養了我十多年，
我滿身都是熱血……
我們把生命都獻予了人民，
還有什麼缺點掉不開？」
是的，他知道將來的社會該是多麼好，
他知道自己應該怎樣提高。

（四）

寫信的這個人——
已經死了……

在永遠是向前奔流着的
象徵着一種堅強意志的無定河水之旁，
堆起了一堆新的黃土，
豎立着的石碑是這樣寫着：
「人民英勇的戰鬥英雄——
毛主席最好的警衛員——
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
許柏齡同志之墓。」

一九四八年四月　新絳

高三女重獲羣眾擁護

石丁

四十七歲的高三女，在四五年就參加了共產黨，他曾出席過縣羣英大會，現在又被選為區人民代表會議的籌備委員。他仍舊是臨縣二區的曹家坪。

（一）

高三女，娘家時可窮了，老漢引過她時，一畝地也沒有，窮處也沒唯，指着攬工過日子，民國十三年跌下年成，一家人爬到永寧州，窮困、飢餓把老漢折騰的害了三年病，沒吃能勞動，爬不住了，又爬回來。回來又能怎麼了，要莊沒莊，要地沒地，老漢雖有個手藝，會當鐵匠，這裏那裏跑腿上五年，也沒掙下個甚，後來老漢給地主李吉瑞家兄弟夥種地，但租種地、夥種地，打下糧食是人家的，夥種了八年地，年年打下的不夠交與人家的，就在第八年頭上，老漢勞累死了，拋下一兒一女，娘母三個，一齊被地主趕出來，沒唯個活法，自己在家裏操柴擔水，兒子給人家受苦。過了幾年，給兒子拾奪了個攬孀子，人嫌……老漢死了第六年頭上，新政權發展紡織，曹峪坪合作社幫助她底本，這一年紡了三十二斤花，織了五匹標準布，開下畝半坪地，六畝山地，又回贖了五畝山地，還辦了一架紡車機子，這一下就翻了身，當年就被選為勞動英雄，村裏選到區裏，區裏選到縣裏，縣裏一直選到邊區。四五年間，曹峪坪合作社辦的紡織訓練班，三月裏一排子，四月裏一排子，七月裏又一排子，三排子，教會了二十四個紡婦，在本村又教會了七個紡婦，推動了曹峪坪、孝民、後山、王家坪、孫家山、石白頭等行政村的紡織。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

（二）

談到入黨，她說：「我從前可死眼筋了，門外長着雲瓜，咱隊伍上人過來想吃，問：老婆婆，你家有雲瓜嗎？咱買上些。我說什麼了我說：沒有。一個羣英大會，翻身把我腦筋翻過來了，這陣別說我有，就是我沒有，是（跑的意思）出去也要尋的給咱隊伍上人吃。咱的黨對咱太好了，咱會上拾舉的首長們、同志們對咱親熱的，咱窮婆子也忘不了的，咱拿甚來報答黨呢？就是個工作！」

（三）

確實的，她對黨的認識，她為黨工作的精神，工作積極負責，尤其是擁軍工作，從英台回來，就織了兩付裹腿，做了一對鞋，去年八月，醫院住在曹峪坪，她發動了全村婦女，組織了六個組，給傷病員洗血衣，巧的給傷病員縫補，她自己常常給傷病員買雞蛋，四十個雞蛋；有一次跑了三百多里路給傷病員買了下一個紅棗，回來給傷病員，把自己一身衣服，讓病員，感動的叫她媽，許多傷病員後來到別院去，還特地跑來探望她。同志們，一些傷號跑十里地給她，她也做。對於羣眾的家庭和睦，她也是關心的。×××（原稿不清）有婆姨漢子，感情不「合情」不「合節」，她便「一振」一定了打勸；鐵周的高磯壯漢子，漢子二十幾歲，婆姨才十四歲，婆姨打動的不起眼，有離婚，現在一個在前綫上，一個在家裏很好。

（四）

正因為她對工作積極負責，一個工作佈置下去，抓的緊，做的緊，好的就表揚，壞的就批評，從不講客氣，說話有時性急，不能更好的說服羣眾，去年土改初期，以致造成一部分羣眾對她不滿，背後說：「事情是大家做的，功勞是她一個人的！」土改後期，一部分羣眾提出選舉她做代表，但有些羣眾嫌她過去態度不好，代表沒選上。她沒有灰心，仍積極參加鬥爭地主，組織婦女討論會，除買資婚姻，提高婦女思想，今春生產中，她被選為生產委員，積極組織婦女生產，在工作中努力克服過去帶有命令的作風，不久以前又被選為區人民代表會籌備委員。她自己種七畝地，有一畝瓜，自己擔水、送糞，抽空下地，不知疲倦，她的實際行動重新獲得羣眾的信任與擁護。

× × × × × × × × ×

「堅決完成黨給我的任務」

——離石西相王村共產黨員李其生的自述——

王素芳記

我家真貧苦，我十一歲就攬上工，二十七歲那年在柒樹村給地主劉應出當長工，人家一家子想吃甚吃甚，咱在地裏受上一天回來，給喝口稀飯，想吃不想吃由你。有一次我從地裏回來，看到人家吃了餃子，鍋裏給我留的是稀飯，當時實在氣憤，但不吃餓的不行，只好盛着一肚子氣喝了。忍飢挨餓，受那牛馬苦。

一九四五年解放後，共產黨來了，建立了新政權，幫助我解決困難，抵訟我開了八畝荒地，從此就一天比一天活的好了，也不用攬長工了。去冬土改，羣眾給我分下地，把咱介紹到村公所當了通訊員，我真是心滿意足，可痛快啦，做工作也滿有心勁了。

我加入了共產黨，我知道共產黨對窮人這樣好，窮人怎能對共產黨不好呢？現在作川，要堅決的完成黨給我的任務，我要幫助咱窮人翻身，工作更要起帶頭作用。

自己生產，幫助別人生產

李庶民

共產黨員魏二同志，神池吳家莊村人，出身於貧農家庭，飽嘗了舊社會的剝削壓榨，新政權建立後，自己積極創闢，政府以貸糧幫助，逐年生產擴大，現在已上昇成新中農了。

他從實際執行黨的各種政策中，親身體會了黨的發展生產、勞動致富政策，以身作則不斷的克服了困難，大膽發展着生產。四〇年日寇施行殘酷的「三光政策」，把他的毛驢搶走，糧食搶光，傢具燒光，但他並沒有被困難嚇住，第二年在政府四斗貸糧的幫助下，自己吃草籽、樹皮，戰勝了困難，扎掙種了十八垧地，四二年政府又以一斗米的貸糧幫助他，他更積極創闢，耕地擴大到三十二垧。以後他逐年擴大生產，有了底盤，再沒靠政府幫助。今年在黨的擴大生產號召下，耕地擴大到五十垧。

他在黨的教育下，知道共產黨員要為羣眾辦事，所以動員、說服、影響、幫助別人生產成了他的經常工作，「多生產，多節餉，才能翻身不受困難。」這是他和別人常常談的話。貧農秦毅世，是從外村移來的，生活不節儉困難大，無心勞動，他就經常勸導拉引他，去冬沒有浪費，今春幫助了四十斤山藥籽種，耕地比去年擴大了。貧農靳九、靳世寬二個年青人，不好好勞動，常溜串門子，他經常動員他們並批評他們。靳九牛料困難，他幫助了一斗糧，今年他們勞動的勁兒也比去年大了。僱工魏三，作務莊稼不大懂，他除教育他以外，他幫助他計劃。最近搶種中，他領導着四戶人家的一個生產小組，逐戶督促，多種了六垧地，他的地耕完了，貧農薛元缺牛犋，他的牛犋幫助突擊，他幫助種了三垧地。工屬靳世傑要增種二垧地，他自動幫助了一斗糧。中農鍾富群、靳三缺牛草，缺牛料，他幫助了一百二十斤。

他這種積極勞動和互助友愛的精神，得到了羣眾的擁護與愛戴，土改後羣眾選他為農民代表。今春區代表委員會初步總結生產時，一致通過以青錫他是「自己積極生產，幫助別人生產的模範。」

六月二十七日